



潘忠政 攝影 / 邱明昌 提供

佃農代言人邱桶

— 邱桶家屬、親友訪談紀錄

殺雞儆猴的犧牲者

一 張完訪談紀錄（邱桶的妻子）

邱桶¹是我的先生，我今年七十三歲（一九九四年受訪），大溪內柵人。我出生八個月時，就被送來邱家當童養媳。我先生的祖先原來也住在大溪，因為一次水災而搬到觀音廣福做佃農。

他（邱桶）和陳阿呆²（河洛話念「歹」）都是作田人。他會被抓，完全是他們（指當時的政策執行者）想要「殺雞儆猴」。那時候他是縣黨部委員，說要開會，和人出去以後就沒有再回來了。大約是農曆九、十月的樣子，這件事連他爸爸也不清楚！（當時邱桶的父親臥病在床。）

判刑以後田產就被沒收，當時我們也沒有財產，因為我們還是佃農，只有公田放領了一些。並且地也是耕者有其田時做在叔叔名下，直到定罪半年後才分產。

處決以後，我們也不知道算不算運氣較好，別人家連屍體都看不到，我們還看到載回的屍體，並且自己埋葬。

出事以後，親戚朋友都不敢來，怕被牽連。我生六個小孩，老大銀妹十五歲、老二月妹十四歲、老三明昌十一歲、老

1 邱桶（1913-1953），參見本書受難者簡介。

2 陳阿呆（1914-1953），桃園人。與邱桶同案，1953年5月14日被槍決。



一生熱愛家人、熱愛鄉里的邱桶生前照片。（邱明昌 提供 / 潘忠政 翻拍）

四金英八歲（這個最可憐，身體最差，受最多苦）、老五瑟琴六歲、老么垂益才五個月大。

那時候在大家庭裡，養很多豬，要做很多事。到了第二年，我們家族那一輩分產了，我們和尅叔共業，到他被槍決後第二年，又再分產，從此就各自自立了。想起那段日子真是可憐啊！（哽咽）

我這大兒子（明昌）很有擔當，小小年紀就能吃苦，他十四歲的時候就偷偷地跟鄰居去人家茶園幫忙除草，不知道過了幾年，賺了一百元回來，蓋間浴室。說起來冤枉！大家庭三十幾人住六間房間，我們住一間半，連個洗澡的地方都沒有，大廳也是外房的。

他被抓以後，時常有人來調查，對我們是沒什麼擾亂。軍法處的人來，被我罵，警察來，我也噏他…，日子實在很難過，也只能過一天算一天，家裡務農，還不至於缺米，不過作田實在是真辛苦！現在這間屋子是我兒子的才情（臺語tsâi-

tsing，才華、本事），那時候，他向人租田耕種，二、三甲地他也敢做呢！完全是靠他的雙手打拚起來的。（老人家不適宜晚睡，此時先入房間休息。）

家人遭歧視 忍辱度日

一 邱明昌訪談紀錄（邱桶的兒子）

邱桶是我爸爸，他被人抓走的時候，我才十一歲，不是很懂事，但是多少有了解。那時，大家都「隨人顧生命」，親朋好友因為怕被牽連、誣賴，都很冷淡。當時政府專抓地方的「領袖」，我父親因為是議員，說話有份量，就逃不過了！

父親是國民黨員又當選縣議員

當時政府要實行三七五減租和公地放領、耕者有其田，這



2014年6月27日，邱桶的長子邱明昌76歲受訪時照片。（潘忠政攝影）

對民眾很好，可是地主卻不滿。反對的地主多半是有權有勢的人，他們比較占優勢，而我爸爸是站在佃農的立場。後來他當選縣議員，又當國民黨桃園縣黨部的委員，還曾受邀和蔣介石同桌吃飯。

他在一九四八年時曾被抓一次，四九年被判無罪，聽說我爸爸的案子是有人告密，這個人住桃園，後來有人在街上看到他。第二次被抓時有很多人自首，崙坪村³ 姓詹的、廣福⁴ 姓鄒的，都是自首無罪。有些人自首的時候多說一兩句話，被點名的人罪就加重了！我爸爸不肯自首，他認為自己沒有做錯，政府也應該會還他清白，有一位後來出獄的政治受難者就曾對我說：「你爸爸和陳阿呆就是太硬氣！」這個人就住在大園。

當時村、鄰長都要入國民黨，地方的頭人也都要加入國民黨，進了國民黨才可站出來說話。我爸爸和李振東⁵ 很好，他們可說是知識分子的結合，可是硬骨頭的都走了；不是民主社會，骨頭硬的就會被捶，很多人都是被屈打成招的。過了一、兩年後的白色恐怖事件，就很少被判死刑，聽說是有人建議老

3 桃園縣觀音鄉崙坪村，在大堀溪北源之上游。參見數位桃園村里網站：<http://ty.village.tnn.tw/village05.html?id=433>（2014年8月12日瀏覽）。

4 桃園縣觀音鄉廣福村，參見數位桃園村里網站：<http://ty.village.tnn.tw/village05.html?id=437>（2014年8月12日瀏覽）。

5 李振東，桃園觀音的名望人士，日治時代曾參加農民組合，曾任第三屆桃園縣觀音鄉民代表會主席。參見口述歷史網站「李金鳳談李振東」（潘忠政採訪、撰文）：<http://www.dksi.org/modules/tadnews/kweb/g3.htm>（2014年8月12日瀏覽）。

蔣，要注意國際觀瞻，才減輕的⁶。

被抓後，我們家常有憲兵來，我大姊嫁到臺北，也有憲兵曾去問東問西。那時候親戚朋友大部分不敢接近我們，雖然也有人暗中託人送錢來，但是光明正大來幫忙的可以說沒有。想一想也不能怪他們，我爸爸當時是縣議員，交遊廣闊，出了事大家都怕惹禍上身，當時的政府，誰不怕啊？

姐妹至臺北幫傭 以狗食度日

不怕你見笑，我十四歲時，和隔壁姓鄭的出去賺錢，賺到的不是二百元，只有一百四十多元而已。我去景美工作的事，怕母親不答應，只好偷偷地去。去的時候先走到中壢，中壢到鶯歌有輕便車，我算一算車費大約是我兩人一天的工資，為了省錢，就繼續用走的到鶯歌。工作到五月的時候回來。

我十三歲就持家，到我弟弟他們時就舒服了！他差我十歲，後來讀書讀到大學畢業。我的兩個姊姊都到臺北幫傭，大妹也送到有錢人家當女傭，他們要她用手撿貓屎（此時邱母插話進來：「那人是外省人，養了四隻大狗，不讓她住在屋子裡，只在庭院搭一座小木寮給她，可憐喔！被狗吃了也沒人知道！有錢人不知人間疾苦，他們的軍用狗吃得很好，主人把狗食當飯給我女兒吃，我女兒後來愈想愈怕就走了！」）一整天

6 根據檔案、2005年5月《不堪回首戒嚴路：戒嚴時期政治案件展》展覽手冊所列白色恐怖槍決名單，此項傳聞並不可靠。

在那裡被叫來叫去，每個月領五百塊錢。其它在家的弟妹就靠養豬，每個月賺個兩、三百塊。

接到中科院工程 卻因黑身分被拒

當兵的時候，我當衛生兵，算是很輕鬆；因為當兵前就有高人對我說要裝得傻傻的才不會吃虧。我平時做挑茶水的工作，很少發表意見，他們認為我不會鬧事，對我就放心。曾有一位將官找我去，要我加入國民黨，我跟他說：「我退伍就回家作田，入國民黨也沒什麼意思！」他也沒有強迫我，我想他大概是在試探我，看我的反應吧！

我起初向人租田，做幾年後，就放棄了！因為收成不好，沒有什麼利潤。後來改做水泥工，先跟人家學，後來當師傅，才自己接工程，這房子就是我自己蓋的。我在接一些工程的時候，也曾碰到一些阻礙，那時我的上層包商接到龍潭中科院的工作，我當然認為自己可以進去做，所以跟著大家把身分證交給他們去登錄，沒想到第二天，上層包商老闆直接跟我說：「邱的，你不行！」這樣的事，一直到解嚴後，都還持續一段時間才改變。

對於那時候來臺官員的惡劣行徑，除了我父親冤死之外，印象中最難忘的一件事就是平鎮山仔頂的兩位受難者被關十年的事，其中一位姓李，另一位忘了他的姓名。李先生說當年他們家馬路對面在做排水溝，看到當時的工程品質做得很差，他們兩人就在旁邊評論起來，他們說：「做那個什麼嘛？做那樣

能看嗎？」沒想到就因為這樣一句話，第二天，兩人就被抓去關了十年。

批評工程偷工減料 竟被關十年

我有追問他們：「你們是嫌他們什麼呢？」他告訴我：「又沒打底、土又爛爛的，你至少要拿硬一點的土鋪下去，或是鋪一點石頭，然後用板子，再鋪水泥，這還差不多。」由於日治時代大家都學到對工作的專業知識和技巧，他們看到這些人做事品質那麼差，看不爽說兩句批評的話，沒想到就這樣，一關十年才出獄。

當時許多外省的真的很貪，工程報價都要我們多報好幾倍，甚至上十倍的也有，後來我也會看情形跟他們多報一點實價，不能說我們做得要死，好康都給他們拿去。

他們外省人，來到我們這裡，都娶我們這裡的女人當老婆，漂亮的差不多都給他們娶去了。他們因為跑到這邊來，要在這邊生根，有的孩子生出來，他是很好，就是我們臺灣人不好啦。有些很垃圾，真的，他要吃啊！國民黨他們比較顧外省的，他們說是互相啦。那時候蔣介石帶兵來這裡，他自己也知道沒辦法打回去了，只好先把帶來的兵安頓好。那些兵，有些真的是離離落落（臺語li-li-lak-lak，凌亂散落而沒有條理）的。很多人都說外省的壞，但我在外面跑的時候，發現如果是那些基層的、老芋的，和我們也差不多。而臺灣人都是自己把自己害死掉，我看破了…，現在的政治人物就別講了。

爬牆只為看父親一眼

一 邱銀妹訪談紀錄（邱桶的大女兒）

我叫做邱銀妹，是我家孩子中的老大。我爸爸走的時候，我已經懂得不少人事。

我們的祖先原來住大溪，因為避水患而搬到廣福這裡。我父親有五兄弟，兩大房的兄弟，租了十三甲地耕作。

父親替人寫狀子 被當老師看待

爸爸曾在私塾拜師讀書，大概天資不錯，讀了四個月而已，就能替人寫狀子。當時很多佃農的權益常受地主剝削，他就幫他們寫狀子。我好像還曾經看過他演算數學的方程式，程度應該是很高才對。

他做人很誠懇，對待鄰居的小孩很疼惜，不曾罵人，也不隨便批評別人。我們當子女的，對自己的父親多少是有些敬畏；但是，當我們一再的從別人的口中聽到他是個善良、忠厚的人的時候，才漸漸體會他寬以待人、嚴以律己的性格。許多人都說他聰明又有善心，認為他應該去當醫生，去做救人的工作，而他就真的去研究草藥的書，常為親戚好友、厝邊隔壁的人指點身心病痛的迷津。

住後屋的一位先生，每次見我父親總是向他敬禮，我父親不是學校老師，卻被當成老師一般愛戴，這實在是因為他為人

很忠厚，別人有需要他服務的地方，他都不曾拒絕。

當時我的祖父患了眼花的病，行動不便需要人照顧，每天煎一帖藥吃，平時是我的嬸嬸做；但她們不方便時，都是我父親接替，親自煎藥來安老人家的。因此他走的時候，我祖父哭最多，經常是三更半夜一個人抽咽起來，因為他最心疼。

鼓吹農民自主意識 高票當選議員

他本身是佃農，了解佃農的痛苦，所以很用心想去解決佃農的問題，除了替他們寫狀子，他也四處鼓吹農民自主意識，常在公眾場合呼籲政府早日實施三七五減租。他也曾經想當警察，可是因為考警察要有一些證件，他沒有，只好放棄。不過後來他選擇了參加選舉，來為社會服務。

他參加選舉，支持他的人都用腳踏車插旗子，自動替他宣傳，送米、送番薯、送芋頭的一大堆。沒花一毛錢，卻獲得最高票當選。

二二八事件以後，國民黨政府就不斷地用殺雞儆猴的方式來壓制臺灣人，被捉到的人用打的、灌水的…，各種方法來逼迫受害者，並且鼓勵他們咬別人，咬出十人就可以免罪，因此有不少人就隨便亂咬，當然就有很多人遭到冤屈了。

我現在談這些，有些人聽來好像是天方夜譚一樣，但當時的國民黨剛從大陸被人打過來，可以說是風聲鶴唳、疑神疑

鬼。手上又握有槍桿子，那真是什麼事都幹得出來，有嫌疑就關，關了就打，槍斃以後才給一張通知，如果不是有熟人暗中給我們消息，我們連屍體都看不到，聽說很多就是被隨便的拖到六張犁⁷ 那裡草草埋葬。

父親被抓走前，就常有帶槍的警察來我們家查問。有一次我父親不在，警察問我伯父：「他在那裡？」我伯父答說：「不知道！」就被對方用槍撞擊胸部。另有一次，警察還沒有進門前，鄰居就先來通知，我父親就從後門溜走。就我記憶所知，他總共被抓走三次，前兩次都沒事回來，第三次就一去不回了。

爬上看守所圍牆 企圖尋找父親身影

他被抓走時，我讀初一，初中才讀了幾天就被迫休學在家幫忙。那時候，我母親患了甲狀腺腫大，被當成心臟病在醫，醫藥費也高得嚇人，我看家裡付不出醫藥費，就到臺北去做幫傭的工作，賺點錢來貼補。

我們從他寫回來的信中得知，他是被關在青島東路的看守所。好幾次我帶著我妹妹走到看守所附近，爬到圍牆外的一棵

7 六張犁，1993年，臺北市六張犁公墓發現三處白色恐怖被槍決者的墓區。許多單身來臺的外省人，以及家貧無錢收屍的本省人，死後都被草草埋在六張犁的亂葬崗，幾十年來無人祭悼。2003年臺北市政府設立「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紀念公園區」。

榕仔樹（臺語tshîng-á，榕樹）向裡頭望，看看能不能找到親愛父親的身影，但每一次都是失望而回。自從他被抓走後，就不允許任何人會面，天下哪有這麼絕情的事。每次在樹上，忘記高處的安危，邊望、邊想、邊傷心，望著灰黑色的屋頂，淚與恨總是同時的迸出來，實在太不人道了！當時如果能讓我們家屬見見面，我們也會服氣一些，可是，不管任何人，一次機會都不給。

事情發生後，大家都想辦法救他，但是去找有頭臉的人時，他們都怕死了，躲都來不及，像當時中壢的張阿滿議員就是。說實在的，要砍頭的事，我們也不能說什麼，那個時代，談什麼正義呢？

妹妹在學校被指為匪諜的女兒

有人說觀音人沒福氣，好不容易出一個難得的人才，卻無法出頭。說真的他死的時候，為他惋惜而哭泣的有上百人，他們都是偷偷的來告訴我們的，我現在還可以指出這些人的姓名。

唉！大家都說他好，可是他卻是政府的眼中釘。

他走了以後，我和大妹出外幫傭。老四金英讀國校，她最可憐！因為同學們都傳說她是「匪諜的女兒」，欺負她，過著沒有尊嚴的日子好一段時間。後來老師對著全班說：「她爸爸不是壞人。」特意的保護她，情況才慢慢好轉。我們這些做女



邱桶家人將合照寄給在獄中邱桶，以解其對家人的思念之苦。（邱明昌 提供 / 潘忠政 翻拍）

兒的，每一個都在國校畢業後當人家的女傭。我後來在小美冰淇淋做服務生，又到建中的福利社賣東西，也曾在醫院當無照的護士。老四最可憐，我弟弟已經說過，她到現在都不願意談早年的那些事，也不願和任何人談有關政治的事。

將全家合影照片送至獄中

有一位老師是我們一直都很懷念而敬佩的，他就是許金燦⁸老師。他是一位讓我們全班都可以接受的老師。他疼學生、疼到把家也讓給學生住，無條件的免費住。不像現在有些老師，沒送禮或沒交錢補習就不照顧。他後來當鄉長，不會吃錢，很有理想。他對我們很好，知道我父親是民主先鋒，別人都因為怕而不敢接近我們，他反而保護我們、照顧我們。他曾對我

8 許金燦曾任第五、六屆桃園縣觀音鄉鄉長。

說：「有一天，你爸爸會有很多人崇拜他，他是民族英雄，是社會改革者，是個有理想、有原則的人。」

我爸爸的事應該還有許多人知道，徐德芳和我爸爸很好，可以問問他。鄒開、詹昭爐也一定知道，你可以再去訪問他們。

我們家人經過那件事後，看「命」都很輕了，偶而會看看照片，回憶從前沒有光明的日子。看看這張照片，這是我們特地為獄中的爸爸合照的全家福寄給他。當然啦！就是少了他一個人啦！（哽咽）

講義氣 下場淒慘

一 鄒開訪談紀錄（邱桶的朋友）

我今年七十歲（一九九四年受訪），廣福村人，這件事情我實在不願多說，但我敢說這是國民黨設計的，其實在邱桶那個案子之前，觀音已經被槍殺三、四十人以上，就我所知，光是廣福村就至少有五個人。

我個人當時有加入共產黨，那時候受壓迫的人都期待改革，不少熱心的人紛紛加入。詹昭爐和我一樣，我們都是自首才跳出那個陷阱。邱桶和陳阿呆，做人義氣，下場就比較淒慘。邱桶是個老實人，很愛幫助別人，也是個人人稱讚的孝子。他當時不是縣黨部主委，只是一個黨員而已（經查是縣黨

部委員)。其實農民運動不是那時候才有的，佃農爭取權益，早在日本時代的農民組合⁹就開始了。邱桶算是這個運動中的一個龍頭，他到處去宣傳三七五減租的事，在佃農心中有相當的份量。所以他選舉都不用買票，不必說大家就支持，他選舉時沒什麼錢，他所用的名片是用普通紙，用印章蓋個「邱桶」二字，就這樣當作宣傳品。

由於三七五的宣傳很成功，佃農的力量越來越大，國民黨政府很怕會危及統治權，就開始滲透，就這樣開始所謂的「白色恐怖」。抓人、拷打、槍斃、判刑…，我們都曾被逼問到走投無路，自己的家不能回去，就閃到別人家去。那時候，晚上經常臨檢，檢查時用手電筒一個一個照，有問題就抓走。只是奇怪，外省人都沒事。（白色恐怖期間，外省人也有事，只要有參加共產黨嫌疑的都有事，也許觀音地區的情況比較特殊）。

邱桶是有骨氣的人

一 徐德芳訪談紀錄（邱桶的朋友）

邱桶和我不屬於同一線路的人，雖然他的上司也是林元枝。不過，林元枝是我在南崁的同事，他和我純粹是因為友誼深，想要拉我入黨（共產黨），我卻從未入黨。

9 農民組合，參見本書〈回家的路等三十三個年頭：徐文贊訪談紀錄〉，註解3。

因為我是一九四七年前後才回到新坡¹⁰，所以和邱桶的交往並不深，知道他在三七五的事情上，為佃農做很多事。講到他做人如何，我就不是很清楚。只知道他和陳阿呆在一起，做一些農民運動的事。

比較起來，邱桶是一位行動派的人，在思想上（社會主義）倒不覺得他有何特別之處。三七五正進行中，他投入選舉，我才認識鄒開、詹昭爐他們一線的人，都在那個時期一起認識。由於保安司令部要我支持謝科，邱桶曾來責怪我。但我的基本原則是絕不接受國民黨，而邱桶正是國民黨人，這件事情就沒有辦法了！雖然我們接觸不多，但是我可以感覺到邱桶對我非常尊重，在我逃亡回來不是很順利時，他對我很同情；因為他在農會頗有人面，曾想幫我女兒介紹工作。回想起來，他是個熱情的人。

白色恐怖期間的確很淒慘，動不動就抓人槍斃。大崙有位議員叫劉明錦¹¹，也是在那時候被槍斃的。後來所有自首的人都要定期到派出所接受洗腦，鄒開、梁貴煎和我等人，常在派出所被指定要寫些八股式的作文。有一次，一位警員問我：「你認為治國是經濟優先？還是應政治優先？」我說：「當然是經濟優先，肚子都顧不飽…」，話沒說完，對方就劈來一

10 桃園縣觀音鄉新坡村，參見「數位桃園村里」網站：<http://ty.village.tnn.tw/village05.html?id=436>（2014年8月12日瀏覽）

11 劉明錦（1899-1952），桃園人。涉1952年「省工委海山地區圳子頭支部呂華璋等案」，1952年12月11日被槍決。

掌。對這些不講理的傢伙，我後來都懶得理他們了。

邱桶和陳阿呆確實是有骨氣的人，我曾聽說陳阿呆在被槍決時，還叫著：「共產主義萬歲」、「毛澤東萬歲」之類的話，這樣的傳言即使是假的，也可證明一般人對他們氣魄的認定了。

敢向地主抗議 伸張正義

一 詹昭爐訪談紀錄（邱桶的朋友）

我今年八十四歲（一九九四年受訪），和中華民國同年，原住中壢興南，七歲時搬來崙坪，因為新坡還沒有學校，我就讀大崙公學校。當時，崙坪這裡已經有不少住戶，但是縣道（一一二線）上還沒有崙坪街市，當時的路也只是小條的石子路。

我本來不認識邱桶，但是在二十幾歲時，他和我都當鄰長，彼此才認識。不過也很少在一起，只有在開與鄰長有關的會議時見面，談不上什麼知心的程度。那時，我知道他曾經在新坡戲臺演講，講三七五的事情。當時做地主的很嚴（指對佃農），他很敢揭發、抗議，所以後來被抓去槍殺。

他被抓之前，我是鄉代，也是縣農會的代表。邱桶有沒有參加社會主義的組織我不了解，但是我沒有參加。我會去自首是因為，和當時很多聽過演講的人一樣，每個人都感覺自己

有嫌疑。當有人對我說：「你還不趕緊閃？」我覺得不對勁，就四處藏匿不敢住在家裡，這樣躲躲藏藏一個多月，本來想：「自己又沒有參加，為何要自首？」但後來實在覺得東躲西藏不是辦法，反正自己又沒參加，自首就沒事的話，何不早日解脫？於是去董瑞芝¹²（調查局）那裡自首，當時就一個人去，沒有人陪。

鄒開我比較熟識，他的妻子是我的姑姑。陳阿呆比我大一些。坑尾村的陳樹枝¹³一家很可憐。

12 董瑞芝，依據「華僑人物周祥自傳之四全文」：「省主委倪文亞調職，上官業佑接任。又值省代表大會代表選舉，省調查站郭站長密令桃園分站董瑞芝，要爭取省代表團。董某自恃有力量，小組開會時，他親自到我辦公室來表示他一定當選。他問我的看法，我也很直率地說，恐怕你的票不夠。開票結果他落選了。他憤憤而退。這叫驕傲必敗。董某從此與黨部作對，向上密報我任用匪諜，包庇匪諜。中央一組派專門委員陳建中來縣調查，調閱用人案卷，證明我無責任而消案。但觀音鄉小組長邱桶，被董瑞芝誣為匪諜，被捕於警總。邱桶是黨的農民幹部，平日熱心黨務，對黨國忠愛。那時民國四十一年，才光復八個年頭。他在日據時代曾參加過農民協會。僅憑這一點，董某硬冤他為匪諜。據傳曾用酷刑逼他誣攀我為包庇，邱寧死不誣，又謊誘邱即將釋放，但要他求我擔保。一日，桶親弟來我家中跪地不起，求我擔保。我說三天以後，你再來聽我消息。於是我去台北警總找熟人打探，根本是死刑待決。我乃委婉向桶弟解說，不數日邱桶即被槍斃。這明明是董某草菅人命，不過上級決策也失之過嚴。桶之死，我總覺得我有伯仁之疚。」參考網站<http://www.huanghuagang.org/hhgMagazine/issue08/big5/47.htm>。（2014年8月26日瀏覽）

13 依據判決書：「…陳金成與其胞弟，即自首份子陳樹枝，經林希鵬三十九年秋，先後吸收口頭參加匪新農會，明知林希鵬為政府通緝逃亡叛徒，而屢為藏匿。又於四十年六月藏匿另案匪幹林元枝一天…」陳金成（1903-1953），桃園人，與邱桶同案，1953年5月16日被槍決。

你問誰比較了解這些事，也許徐德芳可以問問看！（本次訪問，受訪者的家人表示老人家的年事漸高，記憶力已大不如前，詹先生似也諸多保留，是否心中陰影未除，不得而知。）

高票當選縣議員 風評佳

一 邱家博訪談紀錄（邱桶的朋友）

邱桶的事我最清楚，他們家和我們家就只一路之隔，屋後對屋後，所以我對他的事非常瞭解。我從小就看著他出出入入，他們家在我生命六十餘年的記憶中，是太熟悉而不可磨滅的記憶。他的個子不高，和我差不多，矮壯矮壯的，是適合作田的體格。

他們邱家和我們在大陸時是同宗的，早年在中原是同一宗，五胡亂華時我們到福建，他們到廣東，所以我們是河洛籍，他們是客家籍，但當時都已說河洛話了。

那時候，他們是佃農，耕的是邱明山（邱家族人，臺南富豪）的田，邱明山的田則來自日拓（林本源族業）。他們五兄弟和他父親，大約耕十餘甲的地，生活很清苦，這當然都是佃農普遍的現象。邱桶是個稱得上孝子的人，他的爸爸叫邱業，身體不太好，常要人服侍，邱桶很盡力的照顧，因此風評很好。他的母親早死，早年在龍潭、大溪、關西一帶採茶，在採茶時突然肚子劇痛，就因此而死，那時他二十出頭，我約六、七歲。



2014年7月25日，邱家博老師受訪時照片。（潘忠政 攝影）

參與農民抗租運動 深受愛戴

邱桶是佃農，知道佃農的苦處。日治時期就參與農民抗租運動，到了一九四九年三七五減租實行前後，他更大力鼓吹，受到很多農民的支持。一九五二年分縣（日治新竹州分出桃園縣），選第一屆縣長及議員時，他過去既沒當村里長，也不曾任代表，卻能高票當選，完全是平時幫農民打拚，受到肯定的關係。當時也沒有什麼賄選、買票的事，都是鄉下人，碰上第一次投票的選舉，誰受愛戴，誰就能被支持當選。

他當選議員後，就被懷疑，家中就經常有特務人員進出，憲兵也曾去搜索，聽說也搜到證據，結果以叛亂罪定罪。也聽說，當時中壢山東里一位姓吳的去自首，而牽連出一大堆人，這也是當時政府常用的「一網打盡」手法。

陳阿呆一向跟著邱桶走，他在同一案中被判死刑。他生前曾幫我們家殺豬，與我們家很熟，有一次到我家來，我父親（邱阿長）曾很關切的問他：「你和阿桶做些什麼事？若有，

要去自首，否則生命會有危險喔！」我聽到陳阿呆回答我父親：「冇（沒有）啦！我有做什麼！」

一九五二年冬天，他們被抓走後，家裡的經濟情況更差。一九五三年初，我剛到草漯國校當老師，政府實施放領政策，邱桶父原想以邱桶之名放領，但細想後說不行，萬一，…。後來兄弟分產，請我為他們分割，把放領來約六甲的地，分成五等分，邱桶的份大部份掛其父名，也有一部分劃在老三那裡，後來較沒顧慮時，才還給邱桶家人。

邱太太肩負一家重擔 吃很多苦

死刑執行後，上面就發文通知領屍，邱桶和陳阿呆的屍體一起用卡車被載回來，車子要經廣福橋進入，可是當時廣福橋因為大水沖毀，臨時用木麻黃樹幹鋪上去當便橋，卡車無法進入，於是轉向埤仔腳的路進來，又因為附近有大榕樹阻隔，只好搬下來用扛的，我看到兩口四角棺材。最後輾轉搬運，終於搬到屋前的竹林下，於是開棺為死者換衣服。邱桶的屍體穿著的是襯衫，脫下衣服時，我看到他胸前的三顆彈孔，然後有人幫他穿上壽衣，再換裝在普通的棺材裡埋葬。

邱桶一家都是老實人，當時沒什麼識字的，除了邱桶自己讀過幾天私塾，老么也稍稍識字外，其餘都是文盲。領屍的公文來時，我們幫他們確定才領到屍首。聽說當時許多不識字的家族，接到領屍公文也不知道要去領，最後屍首就被燒掉了。邱家在邱桶入獄後，受到白色恐怖的影響，遠親近鄰都不敢多

和他們接觸，情況相當淒慘；邱桶的兄弟雖然多少有幫忙，但他的太太張完女士，帶領六個小孩二男四女，擔負起一家的生活，大小的事情都要操持，確實吃了很多苦，相當令人敬佩。

邱桶獄中家書之一

父親大人膝下：

昨前接小女阿銀來信，內云：您亦致著痔瘡之疾，如此不幸的，聞之愁然不安！未審太利（厲）害否？必要留心急治才好，切不可沒有關心致造成其毒害。小兒在二年前亦同樣的發生著外痔瘡起來，因沒有關心，沒有急治，就漸漸損害起來，現在雖行坐尚不甚阻礙，惟大便時或時出血。幸前日家裡寄來痔藥，用了後既有較好，眼前算不甚關係，但若沒有繼續醫治的話，恐久後必較難為醫治。但未知前買來的痔藥做價若干。苟若不太貴的話，敢望再寄來。「小盒的每盒十粒入，中、百粒裝。」「其治法，該內單有詳細註明」但我所經驗，每天大便後時，以冷滾水洗淨，或以軟被紙拭乾淨，其痔瘡由手送入後，先將手取些痔藥向糞門擦擦使其肛口滑潤，然後則將全粒痔藥才可會送得進去。（又痔藥要先用冷水浸冷）若漢藥，請向吾阿勇兄，他都曉得治外痔之藥。

茲再請向 父親大人：現在咱家庭的狀況如何



邱桶給父親的獄中家書。（邱明昌 提供 / 潘忠政 翻拍）

呢？吾輩等都和氣嗎？孫孩等俱皆活潑麼？若有那一個不都合的話，請您告訴我啦！年又到了，思您定時時刻刻掛念著我嗎！祈您不可為我過於煩慮啊！想您是老人家，必須養氣守神、加衣增食，兒心便藉得慰些！至於新年佳節，仍然大家歡喜。務宜大家和氣，加層為國為家，努力生產，盡心力負起反攻大陸職責。要曉得我們國家是為民族生存，為民權存在，為民生。救民救國計而努力的。要使家人國民個個瞭解著共匪之萬惡。要知道牠是無惡不作的。毀滅人道的。牠（匪）不久有必敗之理。我們國家有必勝之道。茲者冬至日接小女阿月由郵局送來小包一件，內、衛生衣一件、鴨卵全包收到無差。茲敢請下次再寄幾拾元給兒應用可嗎？並鹹醬菜類多寄些來更好。

兒前屢次寄回家書，並望給予代為向政府陳情（法官）予以寬大處理得早日歸侍左右之渴望，特此敬託接信之時，祈信來知，並報今安。此奉（添寫，本日接著莊生兄代送來台幣40元、米粳、弧干柑菜餅等）

二男 桶 敬稟

中華民國41年12月29日

邱桶獄中家書之二

三弟鑑：

前星期「十五日」曾寄一書給你二嫂，未知收到否？愚兄無智不明，陷於囹圄、有貽親憂、及家族人等煩念，誠罪人也！深恨共匪之害人，此仇不共戴天。幸蒙政府寬大，於此日常生活一切具佳。請勸慰父親不要為我煩慮。

愚兄於此每向法官陳情悔過。相信政府會予以寬大處理無疑。還憶往昔為黨服務之經過，黨部各



邱桶給三弟的獄中家書。（邱明昌 提供 / 潘忠政 翻拍）

同志皆知。請 縣黨部向主任委員 周祥同志代為陳情，可云：我是一時不明、受脅、知情不舉，現很憾悔。祈主任委員代為向 上方報告我過去思想正確的成績，而同情我此次缺點之罪，而予寬赦，備早釋歸，使得再為黨國效勞，當不辭肝腦塗地以為反共抗俄前驅，消滅共匪報此被害之仇！盼吾弟將此書，誠懇地向 主任委員陳情勿誤。特此拜託，靜候佳音。並詢

近安

兄桶書

中華民國四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

邱桶獄中家書之三

哈哈明昌，你看這些學生，打球打得很活潑嗎，他們所穿的衣服都很漂亮嗎，很整齊嗎，都是一樣的美麗啊，你們雖比不上他，但最重要是要身體清潔、衣服整齊。早上還要趕快起床、刷牙、洗臉，乾乾淨淨上學，才不會被人恥笑啊！富妹、金英還有勉強讀書麼，不但你自己要努力用功，回家時，一面請教你姊姊，一面也要教你的兩妹妹，要照顧他，要像這些兒童的和好一樣，記心，記心，我較緩自會回家，你安心吧。



邱桶自軍法處看守所寄給兒子邱明昌的明信片之一。（邱明昌提供 / 潘忠政 翻拍）

採訪時間	採訪地點	主採訪者	說明
2014年6月27日	觀音鄉廣福村	潘忠政	本計畫訪邱明昌，並核對、改寫其他訪稿。
1994年末	觀音鄉廣福村	潘忠政	受訪者：張完、邱明昌、邱銀妹、鄒開、徐德芳、詹昭爐、邱家博

錄音轉文字稿：潘忠政

文字稿整：潘忠政

修稿：潘忠政、曹欽榮